

13 JULY 1946

隋樹森著

巴渝小集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巴

渝

小

集

隋樹森著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RW7 785 / 62

目錄

一日過三峽	一
華巖初雪	七
黑石山多景	一四
天燈大會	一九
白沙重五	二五
井	三一
蜀聞話	三七
白沙殘夢	四三
縉雲攬勝	五〇
北泉幽賞	五七
北碚之冬	六四
懷念北平	七〇
鄉愁	七八

巴渝小集

一日過三峽

船自走近宜昌，兩岸漸有起伏的山陵；時又初夏，深綠鵝黃的顏色，塗得滿山滿野；沿江的風景綫，因此便不像東面那樣的寂寞單調了。

船愈上行，兩岸的山也愈愈高。長江著名的山峽，現在就要經過了。雖然酈道元水經注記三峽的文字我也曾讀過，但因一向住的是北方的廣漠的大平原，所以在我的意識中，總以爲所謂三峽，也不過是在江之兩岸有幾里或幾十里對峙的山而已，並不相信七百里之遙，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」；誰知道流而上，崇山峻嶺，真個了無盡期。起初我又覺得經此三險，每處大概都是片刻即逝，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，免得錯過了欣賞的機會；誰知入峽之後，長途巉岩，愈愈奇，沿江景色，撲面飛來，真令人有「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」之感。我於是趕快取出在武昌買來的峽江圖考，請人加以指點，以便和實景對照起來看。

船進了西陵峽，兩岸高山如壁，江中亂石以峙，凶灘狂瀾，觸目即是，處處都令人驚心蕩。迎面不遠便是山，轉過去還是山，前後左右既然無處不是山，所以船總是在叢山環抱之

中，曲折行着。長江被束於萬山之中，水面有時很窄，簡直像一條小溪，水量不像很深，浮力不像很大。我們如果只是看到山中有這樣的一條水，大概不會相信能開行如此大的火輪船吧。

西陵峽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崆峒峽。崆峒峽兩岸也是摩天的高山，但在江心却有一堆大石時立，儼然如小島，把江水左右割開，使之分流。洶湧的江水，在這兒本來就永遠不停的激成許多大漩渦，而我們的船經過時，又起了不很小的逆風，吹得船身來回的搖動。這隻船船頭又較低前面的鐵板上，竟一陣陣的撲上濁浪來。水手們在船欄上晾的衣服，有兩三件被風吹去，飄搖搖的飛到高空，又落到後面遠處的江中；人站在船頭也就動搖起來，自己處處不能不小心了。峽江圖考云：「頭二三珠在崆峒峽口，有大石橫截心，左下三石聯珠，時伏水中，水小愈險。舟行必由大石左旋，捩舵右轉，毫釐失顧，舟礙石上矣。」我們的船就是向右轉過去的，右邊江面較狹，下面還有所謂頭珠、二珠、三珠幾堆大石埋伏着，真是危險。——峽江圖考到這時我纔感覺到它的用處，圖上的老關廟、廟河、大船峽、牛肝、馬肺……，都能和實物對照起來，使我意外的喜悅。當我初買此書時，有一位朋友翻了幾頁，認為這些圖決非寫實，那真錯誤了。初看此圖雖然要有人指點，但指點了一兩處，再繼續看下去，便可「案圖索驥」。以下圖中畫的什麼新灘、兵書峽、香溪、石門、歸州、洩灘、鐵棺峽、培石，也都一一的找到了。

船在峽江中走，雖然兩岸有好風景給我們看，但因江中伏石暗礁過多，路程太險，我們有

時也未免要發生恐懼之感。而船到培石的時候，又看到了一隻輪船的殘骸，用鐵鏈繫在江邊的大石上——據說那是民生公司的民鏗號，去年撞到暗礁上打碎的——這更不能令人觸目驚心了。

船過培石，便是西陵已終，要進巫峽了。

巫峽兩岸的山，大半比西陵峽的更雄偉，更險峻。水經注上所說的「非停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」，真足以形容此地的景象。這裏草木好像特別繁茂，滿山都是濃綠的顏色。但鮮豔奪目的花兒，却看不出來。山中到處有壁立的巨岩。因此在「萬綠叢中」雖無「一點紅」，却不時有赭色、黃色、或青灰色的石面露出來。

船入巫峽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唐人詩中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，和宋玉賦中「朝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」等語句，於是我便特別注意到巫山之雲了。但是今天太清朗了，山中僅有紗一般的霧氣，却不見什麼雲。所以巫山雲的奇觀，便不能領略，這真未免可惜。不過中國畫中所畫的遠山，一層層的總是近處遠淡，下淺上深，這在薄霧飄蕩的巫峽中，却看得極爲清楚。原來那種畫法，並不是畫家表現上的方便，而簡直是寫實。其次，我便想到巫山十二峯。但是走近巫山時，我向船上的人詢問，他們却說不清十二峯是指的那些山；那是望霞，那是朝雲，更無從知道。而峽江圖考不幸這時竟又失了作用，我對着兩岸不可仰視的峯巒，也無異交臂失之。本來在巫峽之中，還有幾處很值得看的地方，如宋玉宅、屈原祠、高唐觀、神女廟等，但因舟子非騷人墨客，不知道這些古蹟，因此便是想在舟中

遙遙的欣賞，也不可能了。這都未免使人悵然。復次，前人詩文時常寫到三峽兩岸的猿猴，如水經注云：「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」；李白早發白帝云：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；可知山中以前猿猴一定很多，舟行江中便可看得到的。我向來還沒有見過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着的猴子，今天行經巫峽，當然要特意找幾個看看。但是找了許久，始終未見一個。後來詢問茶房，據他說因為猴子怕汽笛的聲音，所以自從江中有了輪船，牠們便漸漸的遠避山之中了。

在這一段路程中，平淡的巫山縣城却給了我較深的印象。這座城在江北岸的山坡上，從江中望去，還可以看到一部分逶迤相屬的城牆。巫山縣的面積不知有多麼大，想來所轄的地方大約全是荒山，便是這座縣城，遠遠看去，亦是人煙寥落，簡直像一座較大的村鎮。真正喜歡隱居的人，不妨來此山國。

船行巫峽時，曾聽到幾次鎗聲，這都是民船放的。因為此處江面既狹，輪船一過，蕩起很大的惡浪，兩岸的水隨着高漲起來，民船經過，最易覆沒。輪船與民船相遇或兩輪相遇，司機的本來都要特別慢行，以免發生危險。但民船為提醒司機人注意，有時還在輪船開近時放鎗。據說這種民船，大半是載有值錢的貨物或軍火。

從入峽以來，斷續的看到兩岸山麓上有些狹窄崎嶇的小路，那便是民船的繚道了。在巫峽中我曾看見幾次繚夫拉繚，每船的人數，從四五個到八九個不等。他們在繚道上，都赤裸着身

子。有時很費力的拉；有時拿着緯繩，向前很快的跳躍。那顏色和形象，跳起來真像猿猴。

船到瞿塘，已是夕陽時分。我幾乎依賴站了一天，本來身體已經疲倦了；但瞿塘在山峽中最險，我不能不重振精神，飽覽此景。這時船上有一位掌故很熟的旅客，他首先指給我們風箱峽看。他指着北岸的峭壁，說是那兒有幾個很像炊飯時所用的風箱一類的東西，但我因爲目力不好，眼鏡又在宜昌弄壞了，看了好久纔看到一個。接着他又指給我們倒吊和尚和孟良梯，並且說了關於它們的傳說，可惜他用的是純粹四川話，我聽起來有些隔膜。再前便是極險絕的夔門了，兩岸萬仞的高山，約束着奔流的江水，江面極狹窄。山腰中有些題字，在船上便可看到，大概總是寫其險吧。此處所以稱爲夔門，據夔州府志云：「乃三峽之門，兩岸對峙，中貫一江，濫瀨當其口」。又前便是地理上有名的瀾瀨石和歷史上有名的白帝城了。瀾瀨石突出江心，據寰宇記云：「周圍二十丈。冬水淺，屹然露百餘丈，夏水漲，沒數十丈」。俗諺說：「瀾瀨大如馬，瞿塘不可下；瀾瀨大如龜，瞿塘不可窺」；所以這一堆大石，成爲舟人至此定行進或停止的標識了。但是現在有了輪船，也不管他如馬如龜，想過便過，願停就停，它反而失去作用了。白帝城高聳在北岸山上，爲蜀先主託孤處。在這兒既演過一段可悲可泣民衆們也都知道的歷史故事，所以一般人都要抬頭看一看，這與高唐觀宋玉宅之無人過問很不相同了。更前便是臭鹽磧和八陣圖。臭鹽磧在北岸，那裏出鹽。據說三十年前僅有幾十家，現在却增爲幾百家了。八陣圖有水旱二處。有人指給我旱八陣看，我沒有看清；水八陣即在靠近北岸的江中，

遠遠看去，是一片亂石，上面也像是有黃鹽的。幼時所讀杜甫的「功蓋三分國」一首詩，原來就是詠的它。是的，江流了若干年，石還是依然未轉啊。更前便是夔府了。夔府比巫山等縣城大得多，城外近處的山上，也都有人家；江中還停着許多划子和兩隻輪船。這時天色漸晚：船過夔府路上，即行停泊，拋錨以後，府城及其附近的燈火，都光明燦爛的亮起來了。

今天經過的許多勝景，雖然都未能下地去看個痛快；船行過速，雖然站在甲板上，看兩岸的景物簡直是「走馬觀花」；但是今天一日過三峽，整天的精神都在緊張中，畢竟是平生值得紀念的一個愉快的日子。

華嚴寺巖古初雪

癸酉冬，我有一會，到華嚴寺，見其巖古初雪，甚奇，因記之。

一個水落木枯寂寞蕭條的深冬，歷頭歲殘，愁緒冥冥，我覺得只有藉尋幽攬勝，還可以排遣客裏落莫之思，於是便約着朋友，冒犯風雪，去遊華嚴寺。巖古初雪，甚奇，因記之。華嚴寺建於待漏山上，是重慶近郊的名勝，也是四川四大叢林之一。到了寺院附近，便見到無數參天的松柏和古樹，把這座山寺圍繞起來，情景異常幽邃。據說每年一到清明時節，就有成千成千萬的白鶴，從遙遠遙遠的異域，成羣結隊的飛居在這一片叢林裏，直到生了小鶴，纔又傳扶搖而上，飛渡漠漠的穹蒼，越過數不清的崇山峻嶺而遠逝。白鶴是瑞鳥，居民都不肯驚嚇他，不肯傷害他。因此每年季候一到，他們便定集於此。長夏時候，遍地滴落着粉白色的鶴糞，就像在冬天落下來的雪花一般。試想當那成千成萬的白鶴，聚居在這蒼翠的叢林間，那景象是多麼悠閒而生動！可惜現在季節未到，無緣領略。

華嚴寺的正面，有一條不很寬闊的石版路。我們鑑賞了寺外那片白鶴棲息的松林，不曾過寺而順着這條崎嶇的山路向前走，想先看看周圍的景色。山寺附近，疎疎落落的有幾座亭子，還有些墓塔與石坊。這墓塔與石坊，都是寺僧的「大解脫處」。我們順着山路走去，找到了一座小亭子。於是一面立在這冷清的亭子裏避雪，一面也觀賞寺外曠野中的雪景。

在川東，未必每年冬天都看到雪。有時雪落了，但雪花剛剛落到地下，便立刻溶化成水，與雨點落地的區別很少。有時雪落了，却稀薄得要仔細向着灰沈沈陰慘慘的太空尋覓，纔可以看到很少的幾片，悠閒地飄下來。今天的雪却落得相當大，從深夜落起，直落到現在，地下的雪花，可以不溶化了。華嚴附近的一片白鶴林，以及遠近的修竹古木，上面也都敷了厚厚的一層積雪。一陣微風，視線以內那些柔軟的樹枝顫微微的一動，便得到雪從枝葉上落下來。山上的枯草，被雪埋葬了；田間碧綠的禾苗，也帶上了一頂潔白的帽子。附近的石坊、墓塔，房屋頂上，也都有積雪。石徑上滿是雪，剛剛走過去的稀疏的行人的足跡，一個個都看得很清楚。季節已經是三九了，但却並未結冰。路旁有一條小溪，那水還活活的流着。稻田裏面貯蓄起來的雨水，微風一過，便形成無數的波紋。雪花在空中鬆一陣緊一陣的飛舞，像要澈底的把萬山中的景物都遮蓋起來，但無論如何，却遮蓋不了稻田裏的水，更遮蓋不了那一曲清溪。山裏面疎疎朗朗的幾家人家，死一般的寂靜。鷄鳴犬吠，什麼也聽不到，村舍像是要沈埋在白雲之下了。這種川東不常見的景緻，現在忽現目前，實在令人覺得格外美。還當然值得我們聚精會神的來欣賞。

我們看了好一會，纔順着方才走過那條石徑折回去，遊華嚴寺。

華嚴寺正門的右方，有一處用無數層大石條修成的高台階。台階兩旁的石欄和石壁，都有精緻的石刻。拾級而登，即至華嚴寺正門。門前有一個橢圓形的花壇，正中有一個六角形花

池；花池裏面種着一叢棕櫚，雖然現在上面也敷了一層雪，却仍然硬挺挺的立着，生意勃勃。正門沒開，我們只得繞道從旁門進去。

正門門道正中，有一座很大的佛龕，裏面供着佛像。門道兩旁，便是體魄雄偉的四天王的立像。這裏的形式，和一般寺院的第一道門，沒有什麼兩樣。四天王像，都用很大的玻璃籠罩着，所以那像的彩色很新，金碧輝煌，光彩耀目。現在正門既是關閉着，門道的光綫，因此相當的陰暗，雖在白晝，也還燃着燈。

華嚴寺的第一層院子，正面的大殿是「大雄寶殿」。殿宇高大雄偉，莊嚴煥炳，外觀極好。不過殿內現在住了經濟部某部分的辦公室。因此我們不便進去了。院子的兩廂，是客堂和飯堂。飯堂前面，有兩條大木魚，每條長約丈餘，這兩條魚雕刻得很生動，身上塗得紅紅綠綠的，像是油飾了不久。但每條魚身上，皮肉都缺了一大塊，不消說，那是因為每天寺僧開飯時，擊木魚為號，把他們敲爛了的。

大雄寶殿後面，又是一層大殿，即全寺的第二層殿。殿前懸掛匾額，有劉湘題的「淨智妙圓」，潘文華題的「法備三乘」等，金字極大，頗足吸引人視線。這層院子較窄，所以第二層大殿，便建築在一個高大整齊的石基上，因此殿內的光綫，不致受前面大雄寶殿的蔭蔽。華嚴寺的建築多用巨石；這一座石殿基尤其建築得細緻，雄偉，高大。站在殿基上，可以平視甚至俯視大雄寶殿的飛簷以及背脊的黃綠琉璃瓦。

第三層院子是方丈室。這個院子更狹窄，院中陳設着花草盆景；禪閣虛靜，僧房肅穆；繡流三五，悄然往來，似頗得「禪悅」之趣。

第四層院子，是全寺最後的一層，院落比較寬闊得多了。中間的正殿，橫額寫的是「驚蟄遙宗」。院子裏面有一架葡萄，現在只看見枯了的枝蔓；還有一個用白石鑿成的大花池；花池裏面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上面盤踞着一棵黃桷樹。正殿的右旁，別有一個院落，那裏另有一殿，橫額是「天際花雨」。在這個旁院裏，最惹人注意的，是院子裏面的一大叢立在雪中的高約丈餘充滿生意的棕櫚。雪落在它身上，它毫不理會，真強硬得夠勁兒。正殿的左旁，也有一個別院，院中大殿的橫額是「寶相敷華」。十八羅漢使塑在這座殿中。這一層院子，氣象比較恬靜，沒有大雄寶殿那雄闊的味兒了。

我們把華嚴寺的四層院子都看完了，出寺門向左後方走，又看到了一個旁院。院門之前，有一座極精緻的石坊。石坊上面，刻着「覺海香花」四個字。這座石坊，是用一種含有暗赤色綫紋的石條建築起來的；遠遠看去，有點兒類似木質。石坊上面的石刻，甚為精緻。石坊前面，有一個長方形的大放生池。池之中央，有一個用很整齊的石版築成的鴨室。空中飄着雪，幾隻白鴨不畏水冷，還在寒波漾漾的放生池裏很活躍的游泳，生動之中，充滿了寂靜。我們看了一會，轉回頭來，穿過石坊，順石級而上，走到這座整齊清潔的院子的大門。院內嘉樹夾牖，芳草護階，真是清雅極了。現在這兒也成了某機關的辦公處，因此我們不會進去，只看了看院

轉回身來，我們走了不遠，又發現了一座花園。這座花園修建在華嚴寺最末一層殿的後面。裏面花木很多，但地方却並不大。紅梅綠梅正在雪中怒放，頗不寂寞。園中有一座曠怡亭，亭中有太虛法師一付寫實的對聯是：

幾片白雲歸遠岫

四圍青嶂擁高亭

站在這座亭子裏，遠望高空，俯瞰羣山，的確可以看到聯語中所寫的景色。

離開了華嚴寺，順着寺前的一條石徑，向下向前走，便是一道山澗。渡過一座石橋，再向右轉走，便是「華嚴古剎」。

站在華嚴古剎正門前面，抬頭向對面望去，華嚴寺的僧房樓閣，已被白雪和叢樹掩蔽起來。低頭看去，山澗裏面水田千頃，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片膏腴之地。古剎正門，有一付帶有宗教意味的寫景的門聯是：

舉頭對皓月徘徊一片光明開覺路

對岸有清溪映帶萬花飛舞渡迷津

走進古剎的正門，是一個正方形的院子。正面是很高很高的懸崖——華嚴洞，佛殿就建築在這懸崖之下的天然石洞裏。佛殿的房簷，永遠有水在往下滴，這水便是從懸崖中滲出來的。巴縣志云，「華嚴寺以洞得名，意謂洞中石髓下滴，匯成水花也」，便是指的這種情景。殿裏

面冬暖夏涼，光綫相當的幽暗。四圍環着許多尊羅漢像，掛錫於此寺的名僧聖可的像，鑿在崖洞的最深處。在古剎正殿前面的石階上，有一對很大的足印，深入石面者約三四分，據說這是此寺某祖師最初自天而降時留下來的足跡。

華嚴古剎比華嚴寺爲小，可是古剎的建築在先。傳說在若干年前，住在古剎的僧人，每天看到對岸山有神異的蓮花在空中出現，於始就其地建築了現在的華嚴寺。

歸途中，雪仍在紛紛揚揚的落。我一面眷戀着當前雪中的華嚴，對那入雲的修剎，盤桓回顧，頗有不忍離去之意；一面又暗暗的想像着長夏的華嚴：那時周圍濃碧的竹樹，掩映着殿宇；萬松林中，古鶴不時輕舞，嘹唳傳聲；幽邃陰森，豈不又是別有仙境？只是今天固然遊興一闋，想來便來了，然而誰曉得何年何日，能再有這樣的遊興，重來酬賞華嚴的夏景呢？

黑石山冬景

川東地方，冬天一到，直至第二年的暮春，天空常是陰沈寒鬱，磅礴着使人窒息似的氣流；晴明的日子，很是希罕。加以有時濃霧瀾漫，有時淫雨連綿，雨落的時間一久，那陰濕之氣，便直像要滲透了人們的皮膚。就是雨停了，天又未必晴，空中常是迷濛濛的凝結着一層雲氣。這樣的陰天和雨天，一連便十天或半月，也是常事。你想，每日仰望高空，總不見太陽，不見蔚藍的天海，而要在暗淡愁慘幾乎就要崩潰下來的圓穹之下討生活，如何能不使人厭煩？

昨夜滿天是燦爛的星斗，那張懸了許久的灰蒼蒼的天幕，在黃昏後悄悄的揭開了。今朝長空一碧，光明灑刺的太陽露出面來。半月以來總是陰，現在忽然澈底的放晴，對此之下，真能使人們的感覺發生錯誤，覺得宇宙間從來不曾如此光明燦爛，從來不曾如此有生氣。是的，久陰忽晴，山川草木都像是由沈睡中醒覺，都像是由垂死中恢復了健康。放眼看去，簡直的整個換了一個世界！太陽亮得太刺目了，「蜀犬吠日」想來應該是可能發生的事實。我正想趁此良辰，約一位初到白沙的朋友，去鑑賞黑石山的勝景，不料他竟先來約我，要我作遊山的嚮導。今天是一樣一個適於野遊的日子，那還消說。

兩年前的暮暮時分，因為要避空襲，我便離了工作機關，從陪都重慶搬到陌生的白沙來。

定居之後，一個宿雨新晴的上午，我會應當地某紳士之約，遊黑石山。那一次因為是生路，所以坐滑竿去的。滑竿在曲折的山路上走，我放眼四顧，在目光所及的地方，無論是高崗是幽谷，都塗着一層濃綠。生機勃勃的早稻，茸茸紛披的蔓草，蒼翠矗立的樹木，都爭着在亂山間佔地盤，不肯留給一點兒空隙。滑竿沿着石徑往山裏跑，忽而一陵，忽而一谷，陵與谷的差度雖不很大，景色却總在變換，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。路程還有多麼遠，不知道；前面有些什麼景色，也不知道；黑石山到底是那一座，依然不知道。我簡直走入迷陣了。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在叢山中所得的最初的印象。

現在這異鄉人與初來時不同了：黑石山的方位我認得清清楚楚的。這座山離我們的寓所右珠巢約有十里，遠遠望去，可以看到那被濃密的樹叢遮蔽起來的山頂，青黑而深邃。我先把這山頂指給朋友看，告訴他要以此為目標。於是我們在難得的陽光下，開始在坡度不很大的起伏的崗巒中走，不久也就把山中那曲折的路程走完了。

黑石山的山麓，有很大的一片橘林。春天，清香淡雅的橘花，形成了玉帶似的，把山麓都圍繞起來。秋天，「橙黃橘綠」，當然更加詞人所說，是不應忘却的「一年好景」。現在已是仲冬時分，橘柑都摘得乾淨，那纍纍滿樹的金黃色的果實，壓得枝幹都低垂下來的景色，已經看不見了。但在地下却狼藉着許多橘柑的殘骸，留給人們回想它往昔的繁昌。

穿過橘林，拾級而上，便是雄踞在黑石山頂的聚奎中學了。經過校門再向前走，便可以見